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呈现

弥留

——赵赵个展

策展人：崔灿灿

开幕时间：2018.7.14, 16:00

展览时间：2018.7.14 - 8.23

展览地点：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一空间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,将于 2018 年 7 月 14 日至 8 月 23 日,在北京第一空间推出艺术家赵赵的全新个展“弥留”,由崔灿灿担任策展人。

这个故事,从一只猫开始。2015 年的某天,北京的柏油路上遍布粉尘,汽车飞驰而过,沙砾和沥青,在阳光下折射着些许光斑。白色护栏隔开两种时速,人们各怀心事,匆匆前行。路的中央,一只猫的尸体,不知道经历了多久的碾压,仅存下一些印痕和毛屑。

事故的遗迹早就风化,地上只留下一个抽象而又模糊的图案。像是柏油路上卧着一小块地毯,时间褪尽了它原本的样子。最初的血腥和凄惨也一并远去,观者的情感由悲悯转向冷漠,多数路人并不在意这个“微不足道”的生命。关于这只猫的经历和遭遇,无人知晓。

赵赵用粉笔描摹下这个残存的形状,像是法医在凶杀现场,想寻找亡者最后的姿势。这个场景不是偶然,也绝非孤立存在。之后的几年中,赵赵在不同的地方,陆续看到一些相似的情形。意外和冷漠,规则与冲撞,总在公路上演,只不过主角不断的替换。

过往的悲剧,总因时间、空间的距离而逐渐模糊,也因不同的视界和心绪,变得浓淡不一。如果这个时空够短,我们还能最大程度的贴近事实的原貌。如果这个时空够长,残酷和震惊也随着形式的变化而削减,超出我们清晰的想象,变成一个抽象的,美学意味的挽歌。铭记悲剧的能力和付诸改变的能力,在源于敬畏和守护正义这一人类文明血统之中,两者从不分离。许多时候,一个悲剧的发生,总是参杂着人的冷漠,正义的不公,或是对责任的回避,对施暴者的恐惧。久而久之,它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,处事的哲学,麻木不仁,漠视不见。这些比比皆是,无论在身边,还是在遥远的新闻里。

斑驳的痕迹,粉笔的飞沫,成了这个故事唯一的线索。生命的陨落,无论出于什么,都具有启示性。三年之后,赵赵将这些记录下的形状,猫被碾压的图形,用金属重新锻造。像是对所见的纪念,他需要留下这些不会消失的证据。它由四种物质组成,黄铜的闪烁,不锈钢的反射,黑铁的凝重,蓝铁的迷幻。曾经柔软的毛发,如今变成了坚硬无比的碎片,镶嵌在赵赵铺设的沥青地面之上。几千块材质、大小各异的碎片,组成了 20 多只猫的图形,分布在展厅的不同位置。它们之间像是孤岛的星盘,有时连接,有时又在沥青的阻隔下,碎裂成无数暗礁。如衣冢,卵石,或是黑色星河中的繁星。

如果你正好在日落时分来到展厅，巨大的沥青地面散发出静默的光辉。反光的碎片，纯洁无暇。顶窗洒下的光线，把人的目光拉向地面，迷幻而又肃穆。虽然，此刻的天空显得比大地更坚实，更迫近。

人们在展厅中穿行，经过布满碎片的地面。每一次转身，或是目光的凝视，都让此刻的景象变的不可重复。光线、角度、时间、距离和不同的心绪，就算你等了几世，也无法将上一刻的感知弥留。铜与铁的碎片，压在黑色的大地上，几乎接近于不朽。但在日夜交替，晴雨变化看来，生命短暂，无物恒常。这即是祷文，也是偈语。

展场亦如一场弥撒。最后的晚餐，葡萄酒和面包替代了血与肉的献祭。猫的形象和故事，指向了更广泛的隐喻。它所象征的历史信息，个体生长，生命的意义，被置于更波澜壮阔的历史与现实之中。

1838年，普鲁士的汉堡铺设了第一条现代化的柏油马路，它成为工业文明扩张的标记性象征。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，沥青作为结合剂，筑建了许多古代文明，中国的长城、巴比伦的空中花园，庞贝古城的罗马大道。道路连接现代与传统，城市与荒原，中心与边缘。从汉堡开始，柏油路将世界划开，沥青源源不断的运往人类从未踏足的土地。没有现代化道路的世界，被冠以落后和荒蛮。

猫，神秘生物，阅人无数，夜行性，擅伏击，有肉垫，以其蠢萌和慵懒，迷惑主人。不过真正算得上“城市里的夜游者，荒野里的伏击手”的，多数是游荡野猫。它们行踪神秘，自由交配，栖居在人类不易察觉的角落。它们也不愿接受规则，穿越街区，寻找食物，独立的面对毫无经验的城市风险。

于是，柏油路对于猫而言，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地方。在这儿，有关时间与空间、规则和原生，机遇与风险，承认与冷漠的衡量尺度，全都改变了。公路成了猫的陷阱。现代社会的公共规则和行进秩序，对于这只独立特行的猫，显然无法应付。这场冲突显得如此悬殊，就像历史中无数次的先进与落后，强权与个体的对决。一方无所不能，战天斗地，另一方软弱无力，野蛮生长。柏油路规定了区域，划分了阶级，生长的形状，阳光的朝向。面对着全然陌生的规则与制度，即使最强壮的“动物凶猛”，也无以抗衡。最终，压路机和机械化的坚硬，抹平着了每一个长着肉垫的爪子，沥青上留不下梅花式的脚印。

每一段遥远路程的铺设与征战，都似乎孕育着人类所歌颂的现代文明的革命。无论是遥远古代的“神迹”，还是现代的工业“奇迹”，都意味着人类整体文明的“胜出”。在这些公共和集体的胜出背后，无数的个体选择、遭遇、伤痛、牺牲，以及最终的记忆，都成为了集体的附带条件。虽然这个附带从不偶然。

死去的猫，成了这个附带的象征。那些曾经生动、差异的个体，在狂热的集体主义面前，在国家和民族的神话中，个体牺牲的显得微不足道。这个象征所指向的，不是挑战者的“神迹”，而是个体的卑微和绝望。悬殊的抗争，旁观的冷漠，没有未来的未来。这些熟悉的故事，像是在弥留之际，在意识和无意识的含混地带，心里清楚，却无法表达。

现实，并不会在艺术中得以解决。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事实与感知弥合的瞬间。残酷、血淋淋的悲剧，在这里转化成了另一番肃穆，但又迷幻的感知。它所携带的真实信息，混杂着美好的形式，合盘托出。迫使观者曾因伦理、美学和世俗需求的限制，不愿直视，在现实中却又真实存在的悲剧，如今直入眼前，无法回避。

在这个具有超越性的瞬间里，弥留像是对永恒的体验，逝去的想象覆盖经验的全部领域。我们暂时忘却了绝望，忘却了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无力。故事的开始，那只无法顺从规则的猫，成了榜样，却又被压碾成粉末。那些死亡的沉重，封锁了天真的沉重，如此之多。我们仿佛看到天空和道路之间闪烁的金色，绽放的蓝色花火，坚硬的褐色岩石，像是自然界里至高无上的形式，关于永恒的美。但也只有一刹那，我们继而会再次陷入思考，堕入封锁天真之眼的现实：一只猫的故事，或是一株草的正义。

(文/崔灿灿)

关于艺术家

赵 赵

1982 年生于中国新疆，2003 年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。赵赵自始至终都持续着颠覆性的方式进行创作，他热衷于利用各种艺术媒介对现实及其艺术形态传统惯例提出挑战，其各种领域的作品旨在探讨个体自由意志的力量和权威控制的力度。他在创作中关注并且展现当代剧变中的中国，并且直面人类内心的苦痛和压力。其作品中不时出现威胁与风险的概念，暗喻当今中国和全球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境遇，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短暂与无常。同时，作品也反映了他对集体主义与个人理想相互并存的思考。

近年来，赵赵大胆激进的艺术实践赢得国际社会的重视，他曾在柏林亚历山大·奥克斯画廊、斯德哥尔摩 Carl Kostyál 基金会、洛杉矶 Roberts & Tilton、纽约前波画廊、台北大未来林舍画廊、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、北京艺术文件仓库等机构举办过个展与个人项目。他的作品也曾参加过多个机构的群展，包括美国纽约 MoMA PS1、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美术馆、乌克兰基辅平丘克艺术中心、荷兰格罗宁根美术馆、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、意大利米兰帕迪廖内当代艺术馆、西班牙卡斯特罗当代艺术中心、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、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日本横滨三年展等。其作品《塔克拉玛干计划》被选为 2017“横滨三年展”海报、画册的背景图。同年赵赵被 CoBo 评选为中国艺术家 Top10，获第十一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青年艺术家提名奖，2014 年被 Modern Painters 列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 25 位艺术家之一。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

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2 号 798 艺术区 D06&B01, 100015

周二至周日, 11am – 6:30pm

info@tangcontemporary.com | +86 59789610

微信: tang_contemporary / IG: tangcontemporaryart

www.tangcontemporary.com

如有采访事宜，请预先联络以便安排。